

王阳明传习录下卷

<http://www.firstlight.cn> 2007-12-12

传习录

卷下

门人 九川录

【201】正德乙亥，九川初见先生于龙江。先生与甘泉先生论「格物」之说。甘泉持旧说。先生曰：「是求之于外了，」甘泉曰：「若以格物理为外，是自小其心也。」九川甚喜旧说之是。先生又论「尽心」一章，九川一闻却遂无疑。后家居，复以「格物」遗质。先生答云：「但能贾地用功，入当自释。」山闲方自录《大学》旧本读之，觉朱子「格物」之说非是：然亦疑先生以意之所在为物，物字未明。已卯归自京师，再见先生于洪都。先生兵务倥偬，乘隙讲授，首问：「近年用功何如？」九川曰：「近年体验得『明明德』功夫只是『诚意』。自『明明德于天下』，步步推入根源，到『诚意』上再去不得，如何以前又有『格致』工夫？后又体验，觉得意之诚必先知觉乃可，以颜子『有不善未尝不知，知之未尝复行』为证，豁然若无疑：却又多了『格物』工夫。又思来吾心之灵何有不知意之善恶？只是物欲蔽了：须格去物欲，始能如颜子未尝不知耳。又自疑功夫颠倒，与『诚意』不成片段。后问希颜。希颜曰：『先生谓物致知是诚意功夫，极好。』九川曰：如何是诚意功夫？二希颜令再思体看。九川终不悟，请问。」先生曰：「惜哉！此可一言而悟，惟浚所举颜子事便是了。只要知身、心、意、知、物是一件。」九川疑曰：「物在外，如何与身、心、意、知是一件？」先生曰：「耳、目、口、鼻、四肢，身也，非心安能视、听、言、动？心欲视、听、言、动，无耳、目、口、鼻、四肢亦不能。故无心则无身，无身则无心。但指其充塞处言之谓之心，指其主宰处言之谓之身，指心之发动处谓之意，指意之灵明处谓之知，指意之涉著处谓之物，只是一件。意未有悬空的，必著事物，故欲诚意，则随意所在某事而之，去其人欲而归于理，则良知之在此事者，无蔽而得致矣。此便是诚意的功夫。」九川乃释然破数年之疑。又问：「甘泉近亦信用《大学》古本，谓『格物』犹言『造道』，又谓穷如穷其巢穴之穷，以身至之也，故格物亦只是随处体认天理：似与先生之说渐同。」先生曰：「甘泉用功，所以转得来。当时与说「亲民」字不须改，他亦不信今论『格物』亦近但不须换物字作理字，只还他一物字便是。」后有人问九川曰：「今何不疑物字？」曰：「《中庸》曰：『不诚无物。』程子曰：『物来顺应』又如『物各付物心胸中无物』之类皆古人常用字也。」他日先生亦云然。

【202】九川问：「近年因厌泛滥之学，每要静坐，求屏息念虑，非惟不能，愈觉扰扰，如何？」先生曰：「念如何可息？只是要正。」曰：「当自有无念时否？」先生曰：「实无无念时。」曰：「如此却如何言静？」曰：「静未尝不动，动未尝不静。戒谨恐惧即是念，何分动静。」曰：「周子何以言「定之以中正，仁而主静？」」曰：「无欲故静，是「静亦定，动亦定」的定字，主其本体也；戒惧之念，是活泼泼地，此是天机不息处，所谓『维天之命，于穆不已。』一息便是死，非本体之念是私念。」

【203】又问：「用功收心时，有声、色在前，如常闻、见，恐不是专一。」曰：「如何欲不闻、见？除是槁木死灰，耳聋、目盲则可。只是虽闻、见而不流去便是。」曰：「昔有人静坐，其子隔壁读书，不知其勤惰。程子称其甚敬。何如？」曰：「伊川恐亦是讥地。」

【204】又问：「静坐用功，颇觉此心收；遇事又断了，旋起个念头去事上省察：事过又寻旧功，还觉有内外，打不作一片。」先生曰：「此『格物』之说未透。心何尝有内外？即如惟今在此讲论，又岂有一心在内照管？这听讲说时专敬，即是那静坐时心。功夫一贯，何须更起念头？人须在事上磨练做功夫乃有益：若只好静，遇事便乱，终无长进。那静时功夫亦差似收，而实放溺也。」后在洪都，复与于中国裳论内外之说，渠皆云物自有内外，但要内外并著功夫，不可有闲耳，以先生。曰：「功夫不离本体，本体原无内外：只为后来做功夫的分了内外，先其本体了，如今正要讲明功夫不要有内外，乃是本体功夫：」是日俱有省。

【205】又问：「陆子之学何加？」先生曰：「濂溪、明道之后，还是象山：只是粗些。」九川曰：「看他论学，篇篇说出骨髓，句句似膏肓，却不见他粗。」先生曰：「然心上用过功夫，与揣摩依仿、求之文义自不同，但细看有粗处。用功久，当见之。」

【206】庚辰往虔州再见先生，问：「近来功夫虽若稍知头脑，然难寻个稳当快乐处。」先生曰：「尔却去心上寻个天理，此正所谓理障。此闲有个诀窍。」曰：「请问如何？」曰：「只是致知。」曰：「如何致知。」曰：「尔那一点良知，是尔自家底准则。尔意念著处，他是便是，非便知非，更瞒地一些不得。尔只不要欺他，实实落落依着他做去，善便存，恶便去，他这里何等稳当快乐；此便是『格物』的真诀，『致知』的实功。若不靠著这些真真，如何去格物？我亦近年体贴出来如此分明，初犹疑只依炮恐有不足，精细看，无些小欠缺。」

【207】在虔与于中谦之同侍。先生曰：「人胸中各有个圣人，只自信不及，都自埋倒了。」因顾于中曰：「尔胸中原是圣人。」于中起不敢当。先生曰：「此是尔自家有的，如何要推？」于中又曰：「不敢。」先生曰：「众人皆有之，况在于中，却何故谦起来？谦亦不得；」于中乃笑受。又论「良知在人，随你如何不能泯灭，虽盗贼亦自知不当为盗，唤炮炸，地还恹恹；」于中曰：「只是物欲遮蔽；良心在内，自不会失，如云自蔽日，口何尝失了；」先生曰：「于中如此聪明，地人见不及此。」

【208】先生曰：「这些子看得透彻，随他千言万语是非诚伪，到前便明，合得的便是，台不得的便非，如佛家说『心印』相似，真是试金石，指南针。」

【209】先生曰：「人若知章良心诀窍，随他多少邪思枉念，这里一觉，都自消融；真个是灵丹一粒，点铁成金。」

【210】崇一曰：「先生『致知』之旨发尽精蕴，看来这里再去不得。」先生曰：「何言之易也！上再用功半年看如何，又用功一年看如何。功夫愈久，愈觉不同，此难口说。」

【211】先生问：「九川于『致知』之说体验如何？」九川曰：「自觉不同：往时操持常不得个恰好处，此乃是恰好处。」先生曰：「可知是体来与听讲不同。我初与讲时，知尔只是忽易，未有滋味；只这个要妙再体到深处，日见不同，是无穷尽的。」又曰：「此『致知』二字，真是千古圣传之秘，见到一遍里，『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』。」

【212】九川问曰：「伊川说到体用一原、显微无间处，门人已说是泄天：先生『致知』之说，莫亦泄天拨太甚否？」先生曰：「圣人已指以示人，只为后人匿，我发明耳，何故说泄？此是人人自有的，觉来甚不打紧一般，然与不用实功人说，亦甚轻忽，可惜彼此无益；无实用功而不得其要者，提撕之甚沛然得力。」

【213】又曰：「知来本无知，觉来本无觉，然不知则遂沦埋。」

【214】先生曰：「大凡朋友须箴规指摘处少，诱掖奖劝意多，方是。」后又戒九川云：「与朋友论学，须委曲谦下，宽以居之。」

【215】九川卧病虔州。先生云：「病物亦难格，觉得如何？」对曰：「功夫甚难。」先生曰：「常快活便是功夫。」

【216】九川问：「自省念虑，或涉邪妄，或预料理天下事，思到极处，井井有味，便纒纒难屏，觉得早则易觉迟则难，用力克治，愈觉捍格，惟稍迁念他事，则随两忘。如此廓清，亦似无害。」先生曰：「何须如此，只要在良知上著功夫。」九川曰：「正谓那一时不知。」先生曰：「我这裹自有功夫，何缘得他来：只为尔功夫断了，便蔽其知。既断了，则续旧功便是，何必如此？」九川曰：「直是难磨，虽知丢他不去。」先生曰：「须是勇；用功久，自有勇。故曰『是集义所生者；』」胜得容易，便是大贾。」

【217】九川问：「此功夫却于心上礼验明白，只解书不通。」先生曰：「只要解心。心明白，书自然融会。若心上不通，只要书上文义通，却自生意见。」

【218】有一属官，因久听讲先生之学，曰：「此学甚好，只是簿书讼狱繁难，不得为学。」先生闻之，曰：「我何尝教尔离了簿书讼狱悬空去讲学？尔既有官司之事，便从官司的事上为学，才是真格物。如问一词讼，不可因其应对无状，起个怒心；不可因他言语圆转，生个喜心；不可恶其嘱托，加意治之；不可因其请求，屈意从之；不可因自己事务烦冗，随意苟且断之；不可因旁人谗毁罗织，随人意思处之：这许多意思皆私，只尔自知，须精细省察克治，惟恐此心有一毫偏倚，杜人是非，这便是格物致知。簿书讼狱之闲，无非实学。若离了事物为学，却是著空。」

【219】虔州将归，有诗别先生云：「良知何事系多闻，妙合当时已种根，好恶从之为圣学，将迎无处是乾元」。先生曰，「若未来讲此学，不知说好恶从之从个甚么？」敷英在座曰，「诚然。尝读先生大学古本序，不知所说何事。及来讲讲许时，乃稍知大意。」

【220】于中国裳辈同侍食，先生曰「凡饮食只是要养我身，食了要消化；若徒蓄横在肚里，便成痞了，加何长得肌官？后世孽者博闻多识，留滞胸中，皆伤食之病也。」

【221】先生曰：「圣人亦是『学知』，众人亦是『生知』。」问曰「何如？」曰「这良知人人皆有，圣人只是保全无些障蔽，兢兢业业，叠叠翼翼，自然不息，便也是学，只是生的分教多，所谓之『生知、安行』；众人自孩提之童，莫不完具此知，只是障蔽多，然本髓之知自难泯息，虽问学克治，也只凭他，只是学的分教多，所以谓之『学知、利行』。」

门人黄直录

【222】黄以方向，「先生格致之说，随时格物以致其知，则知是一节之知，非全体之知也，何以到得『溥博如天，渊泉如渊』地位？」先生曰：「人心是天渊。心之本体，无所不该，原是一个天，只为私欲障碍，则天之本体失了；心之理无穷尽，原是一个渊，只为私欲窒塞，则渊之本体失了。如今念念致良知，将此障碍窒塞一齐去尽，则本体已复，便是天、渊了。」乃指天以示之曰：「比如面前见天，是昭昭之天，四外见天，也只是天之天。只为许多房子墙壁遮蔽，便不见天之全体，若撤去房子墙壁，总是一个天矣。不可道跟前天是昭昭之天，外面又不是昭昭之天也。于此便见一节之知全体之知，全体之知一节之知，总是一个本体。」

【223】先生曰：「圣贤非无功业气节；但其循著这天理则便是道，不可以事功气节名矣。」

【224】「『发愤忘食』是圣人之志如此，真无有己时。『乐以忘忧』是圣人之道如此，真无有戚时。恐不必云得不得也。」

【225】先生曰：「我辈知，只是名随分限所及；今日良知见在如此，只随今日所知扩充到底，明日良知又有开悟，便从明日所知扩充到底，如此方是精一功夫。与人论学，亦须随人分限所及；如树有这些萌芽，只把这些水去灌溉，萌芽再长，便又加水，自拱把以至合抱，灌溉之功皆是随其分限所及，若些小萌芽，有一桶水在，尽要倾上，便浸壞他了。」

【226】问知行合一。先生曰：「此须识我立言宗旨。今人学问，只因知、行分作两件，故有一念动，虽是不善，然却未曾行，便不去禁止。我今说个『知、行合一』，正要人晓得一念发动处，便即是行了；动虚有不善，就将这不善的念克倒了，须要回

根彻底不使那一念不善潜伏在胸中：此是我上上言宗旨。」

【227】「圣人无所不知，只是知个天理；无所不能，只是能个天理。圣人本体明白，故事事知个天理所在，便去尽个天理；不是本体明后，却于天下事物都便知得，便做得来也。天下事物，如名物度数、草木鸟兽之类，不胜其烦，圣人须是本体明了，亦何缘能尽知得。但不必知的，圣人自不消求知，其所当知的，圣人自能闲人：如『子入太庙，序事问』之类。先儒谓『虽知亦问，敬谨之至』；此说不可通。圣人于礼乐名物，不必尽知，然他知得一个天理，便自有许多节文度数出来，不知能问，亦即是天理节文所在。」

【228】问：「先生尝谓善、恶只是一物。善、恶两端，如冰、炭相反，如同谓只一物？」先生曰：「至善者，心之本体。本体上才过当些子，便是恶了；不是有一个善，却又有一个恶来相对也。故善、恶只是一物。」直因闻先生之说，则知程子所谓「善固性也，恶亦不可不谓之性。」又曰：「善、恶皆天理。谓之恶者，本非恶，但于本性上过与不及之闲耳。」其说皆无可疑。

【229】先生尝谓「人但得好善如好好色，恶恶如恶恶臭，便是圣人。」直初闻之，觉甚易，后礼验得来，此个功夫著实是难。如一念虽知好善、恶恶，然不知不觉，又夹杂去了。才有夹杂，便不是好善如好好色、恶恶如恶恶臭的心。善能实实的好，是无一念不善矣；恶能实实的恶，是无念及恶矣。如同不是圣人？故圣人之道，只是一诚而已。

【230】问「修道说」言「率性之谓道」属圣人分上事，「修道之谓教」属贤人分上事。先生曰「众人亦率性也，但率性在圣人分上较多，故『率性之谓道』属圣人事；圣人亦修道也，但修道在贤人分上多，故『修道之谓教』属贤人事。」又曰「〈中庸〉一书，大抵皆是说修道的事，放后面凡说君子，说颜渊，说子路，皆是能修道的；说小人，说贤知、愚不肖，说庶民，皆是不能修道的；其他言舜、文、周公、仲尼，至诚至圣之类，则又圣人之自能修道者也。」

【231】问「儒者到三更时分，扫荡胸中思虑，空空静静，与释氏之静只一般，两下皆不用，此时何所分别？」先生曰「动、静只是一个。那三更时分，空空静静的，只是存天理，即是如今应事接物的心，如今应事接物的心，亦是循此理，便是那三更时分空空静静的心。故动、静只是一个，分别不得。知得动、静合一，释氏毫厘差处亦自莫掩矣。」

【232】门人在座，有动止甚矜持者。先生曰「人若矜持太过，终是有弊。」曰：「矜得太过，如何有弊？」曰「人只有许多精神，若专在容貌上用功，则于中心照管不及者多矣。」有太直率者，先生曰「如今讲此学，却外面全不检束，又分心与事为二矣。」

【233】门人作文送友行，问先生曰「作文字不免费思，作了后又一二日常记在怀。」曰「文字思索亦无害；但作了常记在怀，则为文所累，心中有一物矣，此则未可也。」又作诗送人。先生看诗毕，谓曰「凡作文字要随我分限所及；若说得太过，亦非修辞立诚矣。」

【234】「文公『格物』之说，只是少头脑。如所谓『察之于念虑之微』，此一句不该与『求之文字之中，验之于事为之著，索之讲论之际』混作一例看，是无轻重也。」

【235】问有所忿一条。先生曰：「忿 畿件，人心怎能无得，只是不可『有所』耳。几人忿，著了一分意思，便怒得过头，非廓然大公之体了。故有所忿，便不得其正也。如今于凡忿 等件，只是个物来顺应，不要著一分意思，便心体廓然大公，得其本体之正了。且如出外见人相，其不是的，我心亦怒；然虽怒，却此心廓然，不曾动些子气。如今怒人，亦得如此，方才是正。」

【236】先生尝言：「佛氏不著相，其实著了相，吾儒著相，其实不著相。」请问。曰：「佛怕父子累，却逃了父子，怕君臣累，却逃了君臣，怕夫妇累，却逃了夫妇，都是为个君臣、父子、夫妇著了相，便须逃避。如吾儒有个父子，还他以仁，有个君臣，还他以义，有个夫妇，还他以别，何曾著父子、君臣、夫妇的相？以下门人黄修易录」

【237】黄勉叔问：「心无恶念时，此心空空荡荡的，不知亦须存个善念否？」先生曰：「既去恶念，便是善念，便复心之本体矣；譬如日光被云来遮蔽，云去光已复矣。若恶念既去，又要存个善念，即是日光之中添燃一灯。」

【238】问：「近来用功，亦颇觉妄念不生，但腔子里黑的，不知如何打得光明？」先生曰：「初下手用功，如何腔子里便得光明？譬如奔流浊水，绕在缸里，初然虽定，也只是昏浊的；须矣澄定既久，自然渣滓尽去，复得清来。汝只要在良知上用功；良知存入，黑自能光明也。今便要责效，却是助长，不成工夫。」

【239】先生曰：「吾教人『致良知』，在『格物』上用功，却是有根本的学问；日长貂一日，愈久愈觉精明。世儒教人事事物物上去寻讨，却是无根本的学问；方其庄时，虽暂能外面饰，不见有过，老则精神衰迈，终须放倒；譬如无根之树，移栽水边，虽暂时鲜好，终久要憔悴。」

【240】问「志于道」一章。先生曰：「只『志道』一句，便含下面数句功夫，自住不得。譬如做此屋，『志于道』是念念要去择地鸠材，经营成个区宅；『据德』却是经画已成，有付据矣；『依仁』却是常常住在区宅内，更不离去；『游艺』却是加些画采，美此区宅。艺者义也，理之所宜者也。如诵诗、读书、弹琴、习射之类，皆所以调习此心，使之熟于道也。苟不知道而游艺，却如无状小子，不先去置造区宅，只管要去买画挂做门面。不知将挂在何处？」

【241】问：「读书所以调摄此心，不可缺的。但读之之时，一种科目意思牵引而来，不知同以免此？」先主曰：「只要良知真切，虽做举业，不为心累，虽有累，亦易觉克之而已。且如读书时，良知知得强记之心不是，即克去之，有欲速之心不是，即克去之，有夸多斗靡之心不是，即克去之；如此亦只是终日与圣贤印对，是个纯乎天理之心。任他读书，亦只是调摄此心而已，何累之有？」曰：「虽蒙开示，奈负质庸下，实难免累：窃闻穷通有命，上智之人，恐不屑此不肖为声利牵纤，甘心为此，徒自苦耳。欲屏弃之，又制于亲，不能舍去，奈何？」先生曰：「此事归辞于亲者多矣；其实只是无志。志立得时，良知千事万事只是一事。读书作文，安能累人，人自累于得失耳！」因叹曰：「此学不明，不知此处担搁了几多英雄汉！」

【242】问：「『生之谓性』，告子亦说得是，孟子如何非之？」先生曰：「固是性，但告子认得一边去了，不晓得头脑；若晓得头脑，如此说亦是。孟子亦曰：『形色，天性也』，这也是指气说。」又曰：「凡人信口说，任意行，皆说此是依我心性出」

来，此是所谓生之谓性；然却要有过差。若晓得头脑，依吾良知上说出来，行将去，便是停当。然良知亦只是这口说，这身行，若能外得气，别有个去行去说：故曰：『论性不论气，不备；论气不论性，不明。』气亦性也，性亦气也，但须认得头脑是当。」

【243】又曰：「诸君功夫，最不可『助长』。上智绝少，学者无超入圣人之理。一起一伏，一进一退，自是功夫节次。不可以我前日用得功夫了，今却不济，便要勉强做出一个没破绽的模样，这便便是『助长』，连前些子功夫都坏了。此非小过。譬如走路的人遭一蹶跌，起来便走，不要欺人做那不曾跌倒的样子出来。诸君只要常常怀个『遁世无闷，不见是而无闷』之心，依此良知忍耐做去，不管人非笑，不管人毁谤，不管人荣辱，任他功夫有进有退，我只是这致良知的主宰，不息久久，自然有得力处，一切外事亦自能不动。」又曰：「人若著实用功随人毁谤，随人欺慢，处处得益，处处是进德之资；若不用功，只是魔也，终被累倒。」

【244】先生一日出游禹穴，顾田间禾曰：「能几同时，又如此长了！」范兆期在旁曰：「此只是有根。学问能自植根，亦不患无长。」先生曰：「人孰无根，良知即是天植灵根，自生生不息；但著了私累，把此根戕贼蔽塞，不得发生耳。」

【245】一友常易动气责人，先生警之曰：「学须反己；若徒责人，只见得人不是，不见自己非；若能反己，方见自己有许多未尽处，奚暇责人？舜能化得象的傲，其机括只是不见象的不是。若舜只要正他的奸恶，就见得象的不是矣；象是傲人必不肯相下，如同感化得他？」是友感悔。曰：「你今后只不要去论人之是非，『当责辨人时，就把做一件大己私，克去方可。』」

【246】先生曰：「凡朋友问难，纵有浅近粗疏，或露才扬己，皆是病发。当因其病而药之可也，不可便怀鄙薄之心，非君子与人为善之心矣。」

【247】问：「《易》，朱子主卜筮，程《传》主理，何如？」先生曰：「卜筮是理，理亦是卜筮。天下之理孰有大于卜筮者乎？只为后世将卜筮专主在占卦上看了，所以看得卜筮似小艺。不知今之『师友问答，博学、审问、慎思、明辨、笃行之类，皆是卜筮。卜筮者，不过求决狐疑，神明吾心而已。《易》是问诸天；人有疑，自信不及，故以《易》问天；谓人心尚有所涉，惟天不容伪耳。」

以下门人黄省曾录

【248】黄勉之问：「『无适也，无莫也，义之与比。』事事要如此否？」先生曰：「固是事事要如此，须是识得个头脑乃可。义即是良知，晓得良知是个头脑，方无执著。且如受人馈送，也有今日当受的，他日不当受的。也有今日不当受的，他日当受的。你若执著了今日当受的，便一切受去。执著了今日不当受的，便一切不受去。便是适莫。便不是良知的本体。如何唤得做义？」

【249】问，「『思无邪』一言，如何便盖得三百篇之义？」先生曰，「岂特三百篇？六经只此一言，便可该贯，以至穷古今天下圣贤的话。『思无邪』一言，也可该贯。此外便有何说？此是一了百当的功夫。」

【250】问道心人心。先生曰，「『率性之为道』，便是道心。但著些人的意思在，便是人心。道心本是无声无臭，故曰微。依著人心行去，便有许多不安稳处，故曰惟危。」

【251】问：「『中人以下，不可以语上』，愚的人与之语上尚且不进，况不与之语可乎？」先生曰：「不是圣人终不与语，圣人的心忧不得人人都做圣人；只是人的资质不同，施教不可躐等，中人以下的人，便与他说性、说命，他也不省得，也须慢慢琢磨他起来。」

【252】一友问：「读书不记得如何？」先生曰：「只要晓得，如何要记得？要晓得已是落第二义了，只要明得自家本体。若徒要记得，便不晓得；若徒要晓得，便明不得自家的本体。」

【253】问：「『逝者如斯』是说自家心性活泼泼地否？」先生曰：「然。须要时时用致良知的功，方才活泼泼地，方才与他川水一般；若须臾闲断，便与天地不相似。此是学问极至处，圣人也只如此。」

【254】问志士、仁人章。先生曰：「只为世上人都把生身命子看得太重，不问当死不当死，定要宛转委曲保全，以此把天理却丢去了，忍心害理，同者不为。若违了天理，便与禽兽无异，便偷生在世上百千年，也不过做了千百年的禽兽。学者要于此等处看得明白；比干、龙逢，只为也看得分明，所以能成就得他的仁。」

【255】问：「叔孙武叔毁仲尼，大圣人如何犹不免于毁谤？」先生曰：「毁谤自外来的虽圣人如同免得？人只贵于自修，若自己实落落是个圣贤，纵然人都毁他，也说他不着；却若浮云日如何损得日的光明。若自己是个象恭色庄、不坚不介的，纵然没一个人说他，他的恶意终须一日发露。所以孟子说『有求全之毁，有不虞之誉：』毁誉在外的，安能避得，只要自修何如尔。」

【256】刘君亮要在山中静坐。先生曰：「汝若以厌外物之心去求之静，是反养成一个骄惰之气了；汝若不厌外物，复于静处涵养，却好。」

【257】王汝中、省曾侍坐。先生握扇命曰：「你们用扇。」省曾起对曰：「不敢。」先生曰：「圣人之学不是这等捆缚苦楚的。不是装做道学的模样。」汝中曰：「观仲尼与曾点言志一章略见。」先生曰：「然。以此章观之，圣人何等宽洪，包含气象。且为师者问志于群弟子，三子皆整顿以对，至于曾点，飘飘然不看那三子在眼，自去鼓起瑟来，何等狂态；及至言志，又不对师之问目，都是狂言。设在伊川，斥骂起来了。圣人乃复称许他，何等气象。圣人教人，不是个束缚炮通做一般，只如狂者便从狂处成就他，狷者便从狷处成就地，人之才气如何同得。」

【258】先生语陆元静曰：「元静少年亦要解五经，志亦好博。但圣人教人，只怕人不简易，他说的皆是简易之规；以今人好博之心观之，却似圣人教人差了。」

【259】先生曰：「孔子无不知而作；颜子有不善未尝不知；此是圣学真血脉路。」

【260】何廷仁、黄正之、李侯璧、汝中、德洪侍坐。先生顾而言曰：「汝辈学问不得长进，只是卡小上止志。侯璧起而对曰：『珙亦愿立志。』先生曰：『难说不立，未是必为圣人之志耳。』对曰：『愿立必为圣人之志。』先生曰：『你真有圣人之

志，良知上更无尽：良知上留些子别念挂带，便非必为圣人之志矣。」洪开时心若未服，听说到不觉冷汗。

【261】先生曰：「良知是造化的精灵，这些精灵，生天生地，成鬼成帝，皆从此出，真是与物无对。人若复得他完全全，无少亏欠，自不觉手舞足蹈，不知天地闲更有何乐可代。」

【262】一友静坐有见，驰问先生。答曰：「吾昔居滁时，见诸生多务知解，口耳异同，无益于得，姑教之静坐；一时见光景，颇收近效；久之渐有喜静厌动，流入枯槁之病，或务为玄解妙觉，动人听闻。故迩来只说『致良知』。良知明白，随你去静处体悟也好。随你去事上磨练也好，良知本体原是无动无静的：此便是学问头脑。我这个话头，自滁州到今，亦较过几番，只是『致良知』三字无病。医经折肱，方能察人病理。」

【263】一友问：「功夫欲得此知时时接续，一切应感处反觉照管不及，若去事上周旋，又觉不见了。如何则可？」先生曰：「此只认良知未真，尚有内外之闲。我这里功夫不由人急心，认得良知头脑是当，去朴实用功，自会透彻。到此便是内外两忘，又何心事不合一。」

【264】又曰：「功夫不是透得这个真机，如何得他充实光辉？若能透得时，不由你聪明知解接得来。须胸中渣滓浑化，不使有毫发沾带始得。」

【265】先生曰：「『天命之谓性』，命即是性。『率性之谓道』，性即是道；『修道之谓教』，道即是教。」

【266】问：「如何道即是教？」曰：「道即是良知：真知原是完完全全，是的还他是，非的还他非，是非只依著他，更无有不是处，这真知还是你的明师。」问：「『不睹不闻』是说本礼，『戒慎恐惧』是说功夫否？」先生曰：「此处须信得本体原是不睹不闻的，亦原是戒慎恐惧的，戒慎恐惧不曾在不睹不闻上加得些子。见得真时，便谓戒慎恐惧是本体，不睹不闻是功夫亦得。」

【267】问：「通乎昼夜之道而知。」先生曰：「良知原是知画知夜的。」又问：「人睡熟时，良知亦不知了。」曰：「不知何以一叫便应？」曰：「良知常知，如何有睡熟时。」曰：「向晦宴息，此亦造化常理。夜来天地混沌，形色俱泯，人亦耳目无睹闻，众窍翕，此即良知收凝一时。天地既开，庶物露生，人亦耳目无所睹闻，众窍俱辟，北良知妙用发生时。可见人心与天地一体。故上下与天地同流。今人不会宴息，夜来不是昏睡，是妄思寐。」曰：「睡时功夫如何用。」先生曰：「知画即知夜矣。日闲良知是顺应无端的，夜间良知即是收凝一的，有梦即先兆。」

【268】又曰：「良知在夜气发的力是本体，以其无物欲之杂也。学者要使事物纷扰之时，常如夜气一般，就是『通乎昼夜之道而知。』。」

【269】先生曰：「家说到虚，圣人岂能虚上加得一毫？佛氏说到无，圣人岂能无上加得一毫有？但家说虚从养生上来，佛氏说无从离生死苦海上来，却于本上加却这些子意思在，便不是他虚无的本色了，便于本体有障碍。圣人只是还他良知的本色更不著些子意在。真知之虚便是天之太虚，良知之无便是太虚之无形，日、月、风、雷、山川、民、物，凡有貌象形色，皆在太虚无形中发用流行。未尝作得天障碍。圣人只是顺其良知之发用，天地万物在我真知的发用流行中，何尝又有一物起于良知之外能作得障碍？」

【270】或问：「释氏亦务养心，然要之不可以治天下，何也？」先生曰：「吾儒养心未尝离却事物，只顺其天则自然就是功夫。释氏却要尽绝事物，把心看做幻相，渐入虚寂去了；与世间若妖些子交涉，所以不可治天下。」

【271】或问：「异端。」先生曰：「与愚夫、愚妇同的，是谓同德；与愚夫、愚妇异的，是谓异端。」

【272】先生曰：「孟子不动心与告子不动心，所异只在毫厘闲。告子只在不动心上著功，孟子便直从此心原不动处分晓。心之本体原是不动的：只为所行有不合义便动了。孟子不论心之动与不动，只是『集义』，所行无不是义，此心自然无可动处。若告子只要此心不动，便是把捉此心，将他生生不息之根反阻挠了，此非徒无益，而又害之。孟子『集义』工夫，自是养得充满，并无馁歉，自是纵横自在，活泼泼地；此伊是浩然之气。」

【273】又曰：「告子病源，从性无善无不善上见来。性无善无不善，虽如此说，亦无大差。但告子执定看了，便有个无善不善的性在内，有善有恶又在物感上看，便有个物在外；却做两边看了，便会差。无善无不善，性原是如此：悟得及时，只此一句便尽了，更无有内外之闲。告子见一个性在内，见一个物在外，便见他于性有未透彻虚。」

【274】朱本思问：「人有虚灵，方有良知。若草、木、瓦、石之顽，亦有良知否？」先生曰：「人的良知，就是草、木、瓦、石的真知：若草、木、瓦、石无人的良知，不可以为草、木、瓦、石矣。岂惟草、木、瓦、石为然，天、地无人的良知，亦不可为天、地矣。盖天、地、万物与人原是一体，其发窍之最精处，是人心一点灵明，风、雨、露、雷，日、月、星、辰，禽、兽、草、木，山、川、土、石，与人原只一体。故五谷、禽兽之类皆可以责人，药石之类皆可以疗疾，只为同此一气，故能相通耳。」

【275】先生游南镇，一友指岩中花树问曰：「天下无心，外之物：如此花树，在深山中自开自落，于我心亦何相关？」先生曰：「你未看此花时，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；你来看此花时，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：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。」

【276】问：「大人与物同体，如何《大学》又说个厚薄？」先生曰：「惟是道理自有厚薄。比如身是一体，把手足掉头目，岂是隔要薄手足，其道理合如此。禽兽与草木同是爱的，把草木去养禽兽，心又忍得；人与禽兽同是爱的，宰禽兽以养亲与供祭祀，燕宾客，心又忍得；至亲与路人同是爱的，如箪食豆羹，得则生，不得则死，不能两全，宁救至亲，不救路人，心又忍得：这是道理合该如此。及至吾身与至亲，更不得分别彼此厚薄。盖以仁民爱物皆从此出，此处可忍，更无所不忍矣。《大学》所谓厚薄，是良知上自然的条理，不可越，此便谓之：顺言个理，便谓之礼；知此条理，便谓之智；终始是这个条理，便谓之信。」

【277】又曰：「目无体，以万物之色为体；耳无体，以万物之声为体；鼻无体，以万物之臭为体；口无体，以万物之味为体；心无体，以天地万物感之是非为体。」

【278】问：「天寿不贰。」先生曰：「学问功夫，于一切声利、嗜好，俱能脱落殆尽，尚有一种生死念头毫发挂带，便于全

体有未融释处。人于生死念头，本从生生命上带来，故不易去；若于此处见得破，透得过，此心全体方是流行无碍，方是至命之学。」

【279】一友问：「欲于静坐时，将好名，好色、好货等根，逐一搜寻，扫除廓清，恐是剜肉做疮否？」先生正色曰：「这是我医人的方子，真是去得人病根，更有大本事人过了数十年，亦还用得著。你如不用，且放起，不要作坏我的力子！」是友愧谢。少闲曰：「此量非你事，必吾们稍知意思者为此说以误汝。」在坐者皆悚然。

【280】一友问功夫不切。先生曰：「学问功夫，我已曾一句道尽，如何今日转说转远，都不著根！」对曰：「致良知盖闻教矣，然亦须讲明。」先生曰：「既知致良知，又何可讲明？良知本是明白，实落用功便是；不肯用功，只在语一言上转说转涂。」曰：「正求讲明致之之功。」先生曰：「此亦须你自家求，我亦无别法可道。昔有禅师，人来问法，只把尘尾提起。一日，其徒将其尘尾藏过，试他如何设法。禅师寻尘尾不见，又只空手提起。我这个良知就是设法的尘尾，舍了这个，有何可提得？」少闲，又一友请问功夫切要。先生旁顾曰：「我尘尾安在？」一时在坐者皆跃然。

【281】或问至诚前知。先生曰：「诚是实理，只是一个良知。实理之妙用流行就是神，其萌动处就是几。谈神几曰圣人。圣人不知前知；祸福之来，虽圣人有所不免，圣人只是知几，遇变而通耳。良知无前后，只知得见在的几，便是一了百了。若有个前知的心，就是私心，就有趋避利害的意。邵子必于前知，终是利害心未尽。」

【282】先生曰：「无知无不知，本体原是如此。譬如日未尝有心照物，而自无物不照，无照无不照，原是日的本体。良知本无知，今却要有所知，本无不知，今却疑有所知，只是信不及耳。」

【283】先生曰：「『惟天下之圣，为能聪明睿知』，旧看何等玄妙，今看来原是人人自有的；耳原是聪，目原是明，心思原是睿知，圣人只是一能之尔，能处正是良知。众人不能，只是个不致知。何等明白简易！」

【284】问：「孔子所谓远虑，周公夜以日，与将迎不同何如？」先生曰：「远虑不是茫茫荡荡去思虑，只是要存这天理。天理在人心，互古亘今，无有终始。天理是良知，千思万虑，只是要致良知。良知愈思愈精明，若不精思，漫然随事应去，真知便粗了。若只著在事上茫茫荡荡去思，教做远虑，便不免有毁誉、得失、人欲，搀入其中，就是将迎了。周公终夜以思，只是『戒慎不睹，恐惧不闻』的功夫；见得时其气象与将迎自别。」

【285】问：「『一日克己复礼，天下归仁』，朱子作效验说，如何？」先生曰：「圣贤只是为己之学，重功不重效验。仁者以万物为体；不能一体，只是己私未忘。全得仁体，则天下皆归于吾仁，就是八荒皆在我闾意；天下皆与；其仁亦在其中。如『在邦无怨，在家无怨』，亦只是自家不怨，如『不怨天，不尤人』之意；然家邦无怨于我，亦在其中，但所重不在此。」

【286】问：「孟子『巧力、圣智』之说，朱子云：『三子力有余而巧不足。』何如？」先生曰：「三子固有力亦有巧。巧、力实非两事，巧亦只在用力处，力而不巧，亦是徒力。三子譬如射，一能步箭，一能马箭，一能远箭，他射得到俱谓之力，中虚俱可谓之巧；但步不能马，马不能远，各有所长，便是才力分限有不同处。孔子则三者皆长。然孔子之和只到得柳下惠而极，清只到得伯夷而极，任只到得伊尹而极，何曾加得些子。若谓『三子力有余而巧不足』，则其力反过孔子了。『巧、力』只是发明『圣、知』之义，若识得『圣、知』本体是何物，便自了然。」

【287】先生曰：「『先天而天弗违』，天真知也。『后天而奉天时』，良知即天也。」

【288】「良知只是个是非之心：是非只是个好恶，只好恶就尽了是非，只是非就尽了万事万变。」又曰：「是非两字是个大规矩，巧处则存乎其人。」

【289】「圣人之知，如青天之日，贤人如浮云天日，愚人如阴霾天日，虽有昏明不同，其能辨黑白则一。虽昏黑夜里，亦影影见得黑白，就是日之余光未尽处。因学功夫，亦只从这点明处精察去耳。」

【290】问：「知譬日，欲譬云，云虽能蔽日，亦是天之一气合有的，欲亦莫非人心台有否？」先生曰：「喜、怒、哀、惧、爱、恶、欲，之七情，七者俱是人心台有的；但要认得良知明白。比如日光，亦不可指著力斫，一隙透明，皆是日光所在；虽云雾四塞：太虚中色象可辨，亦是日光不灭处；不可以云能蔽日，教天不要生云。七情顺其自然之流行，皆是良知之用，不可分别善恶；但不可有所著。七情有著，俱谓之欲，俱为良知之蔽。然才有著时，良知亦自会觉，觉即蔽去，复其体矣。此处能勘得破，力是简易透彻功夫。」

【291】问：「圣人生知、安行是自然的，如何有甚功夫？」先生曰：「知、行二字，即是功夫，但有浅深难易之殊耳。良知原是精明明白的。如欲孝亲生知，安行的只是依此良知落实尽孝而已，学知、利行者只是时时省觉，务要依此良知尽孝已；至于困知、勉行者，蔽锢已深，虽要依此良知去孝，又为私欲所阻，是以不能，必须加人一己百、人十己千之功，方能依此良知以尽其孝。圣人虽是生知、安行，然其心不敢自是肯做困知、勉行的功夫。困知、勉行的却要思量做生知、安行的事，怎生成得？」

【292】问：「乐是心之本体，不知遇大故，于哀哭时，此乐还在否？」先生曰：「须是大哭一番了方乐，不哭便不乐矣；虽哭，此心安处是乐也；本体未尝有动。」

【293】问：「良知一而已，文王作象，周公系爻，孔子赞《易》，同以各自看理不同？」先生曰：「圣人何能拘得死格，大要出于良知同，便各为说何害？且如一园竹，只要同此枝节，便是大同；若拘定枝枝节节，都要高下大小一样，便非造化妙手矣。汝辈只要去培养良知；良知同，更不妨有异处。汝辈若不肯用功，连也不曾抽得，何处去论枝节？」

【294】乡人有父子讼狱请诉于先生，侍者欲阻之，先生听之，言不终辞，其父子相抱恸哭而去；柴鸣治人问曰：「先生何言，致伊感悔之速？」先生曰：我言舜是世间大不孝的子，瞽是世间大慈的父。」鸣治愕然请问。先生曰：「舜常自以为大不孝，所以能孝；瞽常自以为大慈，所以下能慈；瞽记得舜是我提孩长的，今何不曾豫悦我，不知自心已为后妻所移了，尚谓自家能慈，所以愈不能慈；舜只思父提孩我时如何爱我，今日不爱，只是我不能尽孝，日思所以不能尽孝虚，所以愈能孝。及至瞽底底时，又不过复得此心原慈的本体。所以后世称舜是个古今大孝的子，瞽亦做成个慈父。」

【295】 先生曰：「孔子有鄙夫来问，未尝先有知识以应之，其心只空空而已；但叫他自知的是非两端，与之一剖决，鄙夫之心便已了然。鄙夫自知的是非，便是炮本来天则，虽圣人聪明，如何可与增减得一毫？他只不能自信，夫子与之一剖决，便已竭尽无余了。若夫子与鄙夫失言时，留得些子知识在，便是不挂碍他的良知，道体即有二了。」

【296】 先生曰：「『，不格奸』，本注说象已进于义，不至大为奸恶。舜微庸后，象犹日以杀舜为事，何大奸恶如之！舜只是自进于，以薰，不去正地奸恶。凡文过 慝，此是恶人常态；若要指摘他是非，反去激他恶性。舜初时致得象要杀己，亦是要象好的心太急，此就是舜之过处。经过来，乃知功夫只在自己，不去责人，所以致得『克谐』；此是舜动心忍性、增益不能处。古人言语，俱是自家经历过来，所以说得亲切，遗之后世，曲当人情；若非自家经过，如何得他许多苦心处。」

【297】 先生曰：「古乐不作久矣：今之戏子，尚与古乐意思相近。」未达，请问。先生曰：「『韶』之九成，便是舜的一本戏子；『武』之九变，便是武王的一本戏子。圣人一生实事，俱播在乐中，所以有德者闻之，便知他尽善、尽美与尽美未尽善处。若后世作乐，只是做些词调，于民俗风化绝无干涉，何以化民善俗！今要民俗反朴还淳，取今之戏子，将妖淫词调俱去了，只取忠臣、孝子故事，使愚俗百姓人人易晓，无意中感激他良知起来，却于风化有益；然后古乐渐次可复矣。」曰：「洪要求元声不可得，恐于古乐亦难复。」先生曰：「你说元声在何处求？」对曰：「古人制管候气，恐是求元声之法。」先生曰：「若要去葭灰黍粒中求元声，却如水底捞月，如何可得？元声只在你心上求。」曰：「心如何求？」先生曰：「古人为治，先养得人心和平，然后作乐。比如在此歌诗，你的心情和平，听者自然悦怿兴起，只此便是元声之始。《书》云：『诗言志』，志便是乐的本；『歌永言』，歌便是作乐的本；『声依永，律和声』，律只要和声，和声便是制律的本；何尝求之于外？」曰：「古人制候气法，是意何取？」先生曰：「古人具中和之体以作乐，我的中和原与天地之气相应，候天地之气，协凤凰之音，不过去验我的气果和否；此是成律已后事，非必待此以成律也。今要候灰管，必须定至曰：然至日子时恐又不准，又何处取得准来？」

【298】 先生曰：「学问也要点化，但不如自家解化者，自一了百当；不然，亦点化许多不得。」

【299】 「孔子气魄极大，凡帝王事业，无不一一理会，也只从那心上来；譬如大树有多少枝叶，也只是根本上用得培养功夫，故自然能如此，非是从枝叶上用功做得根本也。学者学孔子，不在心上用功，汲汲然去学那气魄，却倒做了。」

【300】 「人有过，多于过上用功，就是补甑，其流必归于文过。」

【301】 「今人于吃饭时，虽伏二事在前，其心常没役不宁，只缘此心忙惯了，所以收摄不住。」

【302】 「琴、瑟、简编，学者不可无，盖有业以居之，心就不放。」

【303】 先生叹曰：「世间知学的人，只有这些病痛打不破，就不是善与人同。」崇一曰：「这病痛只是个好高不能忘己尔。」

【304】 问：「良知原是中和的，如何却有不及？」先生曰：「知得过、不及处，就是中和。」

【305】 「『所恶于上』是良知，『毋以使下』即是致知。」

【306】 先生曰：「苏秦、张仪之智，也是圣人资。后世事业文章，许多豪杰名家，只是学得仪、秦故智。仪、秦学术善揣摩人情，无一些不中人肯綮，故其说不能穷。仪、秦亦是窥见得良知妙用处，但用之于不善尔。」

【307】 或问未发已发。先生曰：「只缘后儒将未发已发分说了。只得劈头说个未发已发，使人自思得之。若说有个已发未发，听者依旧落在后儒见解。若真见得未发已发，说个有未发已发，原不妨。原有个未发已发在」。问曰：「未发未尝不和。已发未尝不中。譬如钟声，未扣不付谓无，即扣不付谓有。毕竟有个扣与不扣，「何如」？先生曰：「未扣时原是惊天动地。即扣时也只是寂天默地」。

【308】 问：「古人论性，各有异同，何者乃为定论？」先生曰：「性无定体，论亦无定体，有自本体上说者，有自发用上说者，有自源头上说者，有自流弊处说者：总而言之，只是一个性，但所见有浅深尔。若执定一边，便不是了。之本体，原是无善、无恶的，发用上原是可以为善、可以为不善的，其流弊也原是一定善、一定恶的。譬如眼，有喜时的眼，有怒时的眼，直视就是看的眼，微视就是觑的眼：总而言之，只是这个眼。若见得怒时眼，就说未尝有喜的眼，见得看时眼，就说未尝有觑的眼，皆是执定，就知是错。孟子说性，直从源头上说来，亦是说个大概如此。荀子性恶之说，是从流弊上来，也未可尽说他不是：只是见得未精耳。众人则失了心之本体。」问：「孟子从源头上说性，要人用功在源头上明彻；荀子从流弊说性，功夫只在末流上救正，便费力了。」先生曰：「然。」

【309】 先生曰：「用功到精处，愈著不得言语，说理愈难。若著意在精微上，全体功夫反蔽泥了。」

【310】 杨慈湖不为无见，又著在无声无臭上见了。」

【311】 人一日间，古今世界都经过一番，只是人不见耳。夜气清明时，无视无听，无思无作，淡然平怀，就是羲皇世界。平旦时，神清气朗，雍雍穆穆，就是尧、舜世界；日中以前，礼岩交会，气象秩然，就是三代世界；日中以后，神气渐昏，往来杂扰，就是春秋、战国世界；渐渐昏夜，万物寢息，景象寂寥，就是人消物尽世界。学者信得良知过，不为气所乱，便常做个羲皇已上人。」

【312】 薛尚谦，邹谦之，马子萃，王汝止待坐。因叹先生自征宁藩以来，天下谤议益众。请各言其故。有言先生功业势位日隆，天下忌之者日众。有言先生之学日明故为宋儒争是非者亦日博。有言先生自南都以后，同志信从者日众，而四方排阻者日力。先曰：「诸君之言，信皆有之。但吾一段自知处，诸君俱未道及耳」。诸友请问。先生曰：「我在南都已前，尚有些子乡愿的意思在。我今信得这良知真是真非。信手行去。更不著些覆藏。我今绕做得个狂者的胸次。使天下之人都说我行不掩言也罢」。尚谦出曰：「信得此过，方是圣人的真血脉」。

【313】 先生锻链人处，一言之下，感人最深。一日，王汝止出游归，先生问曰：「游何见？」对曰：「见满街人都是圣人。」先生曰：「你看满街人是圣人，满街人倒看你是圣人在。」又一日，董萝石出游而归，见先生曰：「今日见一异事。」先生曰：

「何异？」对曰：「见满街人都是圣人。」先生曰：「此亦常事耳，何足为异？」盖汝止圭角未融，萝石恍见有悟，故问同答异，皆反其言而进之。洪与黄正之、张叔谦、汝中丙戌会试归，为先生道途中讲学，有信有不信。先生曰：「你们一个圣人去与人讲学，人见圣人来，都怕走了，如何讲得行！须做得个愚夫、愚妇，方可与人讲学。」洪又言今日要见人品高下最易。先生曰：「何以见之？」对曰：「先生譬如泰山在前，有不知仰者，须是无目人。」先生曰：「泰山不如平地大，平地有何可见？」先生一言剪裁，剖破终年为外好高之病，在座者莫不悚惧。

【314】癸未春，邹谦之来越问学，居数日，先生送别于浮峰。是夕与希渊诸友移舟宿延寿寺，秉烛夜坐，先生慨怅不已，曰：「江涛烟柳，故人倏在百里外矣！」一友问曰：「先生何念谦之之深也？」先生曰：「曾子所谓『以能问于不能，以多问于寡，有若无，宜若虚，犯而不校』，若谦之者良近之矣。」

【315】丁亥年九月，先生起复征思田，将命行时，德洪与汝中论学；汝中举先生教言：「无善无恶是心之体，有善有恶是意之动，知善知恶是良知，为善去恶是格物。」德洪曰：「此意如何？」汝中曰：「此恐未是究竟话头：若说心体是无善、无恶，意亦是无善，无恶的意，知亦是无善、无恶的知，物亦是无善、无恶的物矣。若说意有善、恶，毕竟心体还有善、恶在。」德洪曰：「心体是『天命之性』，原是无善、无恶的；但人有习心，意念上自有善恶在，格、致、诚、正、修，此正是复那性体功夫，若原无善恶，功夫亦不消说矣。」是夕侍坐天泉桥，各举诗正。先生曰：「我今将行，正要你们来讲破此意。二君之见，正好相资为用，不可各执一边：我这里接人，原有此二种。利根之人，直从本原上悟入，人心本体原是明莹无滞的，原是个未发之中；利根之人一悟本体即是功夫，人已内外一齐俱透了。其次不免有习心在，本体受蔽，故且教在意念上实落为善、去恶，功夫熟后，渣滓去得尽时，本体亦明尽了；。汝中之见，是我这里接利根人的；德洪之见，是我这里为其次立法的。二君相取为用，则中人上下皆可引入于道：若各执一边，跟前便有未透，便于道体各有未尽。」既而曰：「己后与朋友讲学，切不可失了我们的宗旨。无善，无恶是心之礼，有善、有恶是意之动，知善、知恶是良知，为善、去恶是格物。只依我这话头随人指点，自没病痛，此原是彻上彻下功夫。利根之人，世亦难遇。本体功夫一悟尽透，此颜子、明道所不敢担当，岂可轻易望人。人有习心，不教他在良知上实用为善去恶功夫，只去悬空想个本体，一切事为俱不著实，不过养成一个虚寂；此个病痛不是小小，不可不早说破。」是日德洪、汝中俱有省。

（钱德洪序）

先生初归越时，朋友踪迹尚寥落，既后四方来游者日进：癸未年己后，环先生而居者比屋，如天妃、光相诸刹，每当一室，常合食者数十人，夜无卧处，更相就，歌声彻昏旦。南镇、禹穴、阳明洞诸山远近寺刹，徒足所列，无非同志游寓所在。先生每临讲座，前后左右环坐而听者，常不下数百人，送往迎来，月无虚日；至有在待更岁，不能遍记其姓名者。每临别，先生常叹曰：「君等虽别，不出天地间，苟同此志，吾亦可以忘形似矣。」诸生每听讲出门，未尝不跳跃称快。尝闻之同门先辈曰：「南都以前，朋友从游者虽众。未有如在越之盛者。此虽讲学日久，孚信渐博，要亦先生之学日进，感召之机，申变无力，亦自有不同也。」此后门人黄以方录

【316】黄以方问：「『博学于文』为随事学存此天理，然则谓『行有余力，则以学文』，其说似不相合。」先生曰：「《诗》、《书》、六艺皆是天理之发见，文字都包在其中，考之《诗》、《书》、六艺，皆所以学存此天理也，不特发见于事为者方为文耳。『余力学文』，亦只『博学于文』中事。」或问「学而不思」二句。曰：「此亦有为而言，其实思即学也。学有所疑，便须思之。『思而不学』者，盖有此等人，只悬空去思，要想出一个道理，却不在身心上宜用其力，以学存此天理：思与学作两事做，故有『罔』与『殆』之病。其穴思只是思其所学，原非两事也。」

【317】先生曰：「先儒解『格物』为『格天下之物』，天下之物如何格得？且谓一草一木亦皆有理，今如何去格？纵格得草木来，如何反来诚得自家意？我解『格』作『正』字义，『物』作『事』字义。（《大学》之所谓『身』，即耳、目、口、鼻、四肢是也。欲修身便是要目非礼勿视，耳非礼勿听，口非礼勿言，四肢非礼勿动。要修这个身，身上如何用得工夫？心者身之主宰，目虽视而所以视者心也，耳虽听而所以听者心也，口与四肢虽言、动而所以言、动者心也，故欲修身在于体当自家心体，常令廓然大公，无有些子不正处。主宰一正，则发窍于目，自无非礼之视；发窍于耳，自无非礼之听；发窍于口与四肢，自无非礼之言、动；此便是修身在正其心。然至善者，心之本体也，心之本体那有不善？如今要正心，本体上何处用得功？必就心之发动处才可著力也。心之发动不能无不善，故须就此处著力，便是在诚意。如一念发在好善上，便实实落落去好善，一念发在恶恶上，便实实落落去恶恶，意之所发，既无不诚，则其本体如何有不正的？故欲正其心在诚意。工夫到诚意，始有著落处。然诚意之本，又在于致知也。所谓人虽不知而已所独知者，此正是吾心良知处。然知得善，却不依这个良知便去做，知得不善，却不依这个良知便不去做，则这个良知便遮蔽了，是不能致知也。吾心良知既不得扩充到底，则善虽知好，不能著实好了，恶虽知恶，不能著实恶了，如何得意诚？故致知者，意诚之本也。然亦不是孙空的致知，致知在实事上格。如意在于为善，便就这件事上去为，意在于去恶，便就这件事上去不为；去恶固是格不正以归于正，为善则不善正了，亦是格不正以归于正也。如此，则吾心良知无私欲蔽了，得以致其极，而意之所发，好善、去恶，无有不诚矣。诚意工夫实下手处在物也。若如此格物，人人便做得：人皆可以为尧、舜，正在此也。」

【318】先生曰：「众人只说『格物』要依晦翁，何曾把他的说去用！我著实用来。初年与钱友同论做圣贤要格天下之物，如今安得这等大的力量：因指亭前竹子，令去看。钱子早夜去穷格竹子的道理，竭其心思至于三日，便致劳神成疾。当初说他是精力不足，某因自去格，早夜不得其理，到七日，亦以劳思致疾，遂相与叹圣贤是做不得的他大力量去格物了。及在夷中三年，颇见得此意思，方知天下之物本无可格者；其格物之功，只在身心上做；决然以圣人为人人可到，便自有担当了。这里意思，却要讲与诸公知道。」

【319】门人有言邵端峰论童子不能格物，只教以偈扫、应对之说。先生曰：「偈扫、应对就是一件物。童子良知只到此便教

去伶俐、应对，就是致他这一点良知了。又如童子知畏先生长者，此亦是他良知了。故虽嬉戏中见了先生长者，便去作揖恭敬，是他能格物以致敬师长之良知了。童子自有童子的物致知。」又曰：「我这里言物，自童子以至圣人，皆是此等工：但圣人格物，便更熟得些子，不消费力如此格物，虽卖柴人亦是做得，虽公卿大夫以至天子，皆是如此做。」

【320】或疑知行不合一，以「知之匪艰」二句为问。先生曰：「良知自知，原是容易的；只是不能致那良知，便是『知之匪艰，行之惟艰』；」

【321】门人问曰：「知、行如何得合一？且如《中庸》言『博学之』，又说个「笃行之」，分明知、行是两件。」先生曰：「博学只是事事学存此天理，笃行只是学之不己之意。」又问：「《易》『学以聚之』，又言『仁以行之』，此是如何？」先生曰：「也是如此。事事去学存此天理，则此心更无放失时，故曰：『学以聚之。』然常常学存此天理，更无私欲间断，此即是此心不息处，故曰『仁以行之。』」又问：「孔子言『知及之，仁不能守之』，知行却是两个了。」先生曰：「说『及之』，已是行了，但不能常常行，已为私欲间断，便是『仁不能守。』」又问：「心理之说，程子云『在物为理』，如何谓心即理？」先生曰：「在物为理，在字上当添一心字：此心在物则为理，如此心在事父则为孝，在事君则为忠之类。」先生因谓曰：「诸君要识得我立言宗旨。我如今说个心即理是如何，只为世人分心与理为二，故便有许多病痛。如五伯掇夷狄，周室，都是一个私心，使不当理，人却说他做得当理，只心有未纯，往往悦慕其所为，要来外面做得好看，却与心全不相干。分心与理为二，其流至于伯道之伪而不自知。故我说个心即理，要使知心理是一个？便来心上做工夫，不去英义于外，便是王道之真。此我立言宗旨。」又问：「圣贤言语许多，如何却要打做一个？」曰：「我不是要打做一个，如曰『夫道一而已矣。』又曰『其为物不二，则其生物不测。』天地圣人皆是一个，如何二得？」

【322】「心不是一块血肉，凡知觉处便是心；如耳目之知视听，手足之知痛痒，此知觉便是心也。」

【323】以方问曰：「先生之说『格物』，凡《中庸》之『慎独』及『集义』『博约』等说，皆为『格物』之事。」先生曰：「非也，格物即慎，即戒惧；至于『集义』『博约』，工夫只一般，不是以那数件都做『格物』底事。」

【324】以方问「德性」一条。先生曰：「『道问学』即所以『尊德性』也。晦翁言子静以『尊德性』晦人，某教人岂不是『道问学』处多了些子，是分『尊德性』与『道问学』作两件且如今讲习讨论下许多工夫，无非只是存此心，不失其德性而已；岂有『尊德性』只空空去尊，更不去问学，问学只是空空去问学，更与德性无关涉？如此，则不知今之所以讲习讨论者，更学何事！」问「致广大」二句。曰：「『尽精微』即所以『致广大』也，『道中庸』所以『极高明』也。盖心之本体自是广大底，人不能『尽精微』，则便为私欲所蔽，有不胜其小者矣。故能细微曲折，无所不尽，则私意不足以蔽之，自无许多障碍遮隔处，如何广大不致？」又问：「精微还是念虑之精微，事理之精微？」曰：「念虑之精微，即事理之精微也。」

【325】先生曰：「今之论性者，纷纷异同，皆是说性，非见性也。见性者无异同之可言矣。」

【326】问：「声、色、货、利，恐良知亦不能无。」先生曰：「固然。但初学用功，却须扫除荡涤，勿使留积，则适然来遇，始不为累，自然顺而应之。良知只在声、色、货、利上用功。能致得良知精精明明，毫发无蔽，则声、色、货、利之交，无非天则流行矣。」

【327】先生曰：「吾与诸公讲『致知』『格物』，日日如此，讲一二十年俱是如此。诸君听吾言，实去用功，见吾讲一番，自觉长进一番；否则只作一场话说，虽听之一同用。」

【328】先生曰：「人之本体，常常是寂然不动的，常常是感而遂通的。未应不是先，已应不是后。」

【329】一友举佛家以手指显出，问曰，「众曾见否？」众曰，「见之」。复以手指入袖。问曰，「众还见否？」众曰，「不见」。佛说还未见性。此义未明。先生曰，「手指有见有不见。尔之见性，常在人之心神。只在有睹有闻上驰骛。不在不睹不闻上著实用功。尽不睹不闻，实良知本体。戒慎恐惧，是致良知的功夫。学者时时刻刻常睹其所不睹，常闻其所不闻，功夫方有个实处。久久成熟后，则不须著力，不待防检，而真性自不息亦。岂以在外者之闻见为累哉？」

【330】问：「先儒谓鸢飞鱼跃，与『必有事焉』，同一活泼泼地。」先生曰：「亦是。天地闲活泼泼地，无非此理，便是吾良知的流行不息，『致良知』便是『必有事』的工夫。此理非惟不可离，实亦不得而离也。无往而非道，无往而非工夫。」

【331】先生曰：「诸公在此，务要立个必为圣人之心，时时刻刻须是一棒一条痕，一捆一拳血，方能听吾说话，句句得力。若茫茫荡荡度日，譬如一块死肉，打也不知得痛症，恐终不济事，回家只寻得旧时伎俩而已，岂不惜哉？」

【332】问：「近来妄念也觉少，亦觉不曾著想要如何用功，不知此是工夫否？」先生曰：「汝且去著实用功，便多这些著想也不妨，久久自会妥帖；若才下得些功，便说效验，何足为特！」

【333】一友自叹：「私意萌时，分明自知得，只是不能使他即去。」先生曰：「你萌时，这一知处便是你的命根，当下即去消磨，便是立命工夫。」

【334】「夫子说『性相近』，即孟子说『性善』，不可专在气质上说。若说气质，如刚与柔对，如何相近得，惟性善则同耳。人生初时善，原是同的，但刚的习于善则为刚善，习于恶则为刚恶，柔的习于善则为柔善，习于恶则为柔恶，便日相远了。」

【335】先生尝语学者曰：「心礼上著不得一念留滞，就如眼著不得些子尘沙，些子能得几多；满眼便昏天黑地了。」又曰：「这一念不但是私念；便好的念头亦著不得些子如眼中放些金玉屑，眼亦开不得了。」

【336】问：「人心与物同体，如吾身原是血气流通的，所以谓之同体；若于人便异体了，禽、兽、草、木益远矣。而何谓之同体？」先生曰：「你只在感应之几上看；岂但禽、兽、草、木，虽天、地也与我同体的，鬼、神也与我同体的。」请问。先生曰：「你看这个天、地中间，甚么是天、地的心？」对曰：「尝闻人是天地的心。」曰：「人又甚么叫做心？」对曰：「只是一个灵明。」「可如充天塞地中间，只有这个灵明。人只为形体自问隔了。我的灵明，便是天、地、神的主宰。天没有我的灵明，谁去仰地高？地没有我的灵明，谁去俯他深？鬼、神没有我的灵明，谁去辩他吉、凶、灾、祥？天、地、鬼、神、万物，离却我的灵

明，便没有天、地、鬼、神、万物了；我的亚明，离却天、地、鬼、神、万物，亦没有我的灵明。如此，便是一气流通的，如何与他间隔得？」又问：「天、地、鬼、神、万物，千古见在，何没了我的灵明，便俱无了？」曰：「今看死的人，他这些精灵游散了，他的天、地、鬼、神、万物尚在何处？」

【337】先生起行征思田，德洪与汝中追送严滩，汝中举佛家寅相幻相之说。先生曰：「有心俱是实，无心俱是幻；无心俱是实，有心俱是幻。」汝中曰：「有心俱是穴，无心俱是幻，是本体上说工夫；无心俱是寅，有心俱是幻，是工夫上说本体。」先生然其言。洪于是时尚未了达，数年用功，始信本体、工夫合一。但先生是时因问偶谈，若吾儒指点人处，不必借此立言耳。」

【338】尝见先生送二三耆宿出门，退坐于中轩，若有忧色。德洪趋进请问。先生曰：「顷与诸老论及此学，真员凿方柄。此道坦如道路，世儒往往自加荒塞，终身陷荆棘之场而不悔，吾不知其何说也？」德洪退谓朋友曰：「先生诲人，不择衰朽，仁人悯物之心也。」

【339】先生曰：「人生大病，只是一傲字。为子而傲必不孝，为臣而傲必不忠，为父而傲必不慈，为友而傲必不信。故象与丹朱俱不肖，亦只一傲字，便结果了此生。诸君常要体此人心本是天然之理，精精明明，无致介染著，只是一无我而已：胸中切不可有，有即傲也。古先圣人许多好处，也只是无我而已，无我自能谦。谦者众善之基，傲者众恶之魁。」

【340】又曰：「此道至简至易的，亦至精至微的。孔子曰：『其如示诸掌乎？』且人于掌何日不见，及至问他掌中多少文理，却便不知，即如我良知二字，一讲便明，谁不知得；若欲的见良知，却谁能见得？」问曰：「此知恐是无方体的，最离捉摸。」先生曰，二真知即是《易》，『其为道也屡迁，变动不居，周流六虚，上下无常，刚柔相易，不可为典要，惟变所适。』此知如何捉摸得？见得透时便是圣人。」

【341】问：「孔子曰：『回也非助我者也。』是圣人果以相助望门弟子否？」先生曰：「亦是实话。此道本无穷尽，问难愈多，则精微愈显。圣人之言本自周遍，但有问难的人胸中窒碍，圣人被他一难，发挥得愈加精神。若颜子闻一知十，胸中了然，如何得问难：故圣人亦寂然不动，无所发挥，故曰非助。」

【342】邹谦之尝语德洪曰：「舒国裳曾持一张纸，请先生写『拱把之桐梓』一章。先生悬笔为书到『至于身而不知所以养之者』，顾而笑曰：『国裳读书，中过状元来岂诚不知身之所以当养，还须诵此以求警。』」一时在侍诸友皆惕然。」

钱德洪跋

嘉靖戊子冬德洪与王汝中奔师丧至广信，讣告同门，约三年收录遗言。后同门各以所记遗。洪择其于问正者，合所私录，得若干条。居吴时，将与文录并刻矣。适以忧去，未遂当是时也，方讲学日众，师门宗旨既明，若无事于赘刻者，故不复萦念。去年，同门曾子汉得洪手抄复傍为采辑，名曰遗言，以刻行于荆。洪诳之，觉当时采录精，力为删其重，削去芜蔓存其三分之一，名曰《传习续录》，复刻于宁国之水西精舍。今年夏，洪来游蕲，沈君思长曰：「师门之教久行于四方，而独未及于蕲。蕲之士得读遗言若亲，夫子之教，指见良知，若重覩日月之光。惟恐传习之不博，而未以重覆之为繁也，请哀其所逸者增刻之。若何？」洪曰：「然师门致知格物之旨，开示来学，学者躬修默悟，不敢以知解承，而惟以实体得，故吾师终日言是而不惮其烦，学者终日听是而不厌其数。盖指示专一，则皦悟日精，几迎于言前，神发于言外，感遇之诚也。今吾师之没未及三纪，而格言微旨渐觉沦晦，岂非吾党身践之不力，多言有以病之耶？学者之趋不一，师门之教不宣也。」乃复取逸稿，采其语之不背者，得一卷。其余影响不真，与文录既载者，皆削之。并易中卷为问答语，以付黄梅尹张君增刻之。庶几诳者不以知解承而惟以实体得，则无疑于是录矣。各靖丙辰夏四月，门人钱德洪拜古于斩之崇正书院。

[存档文本](#)